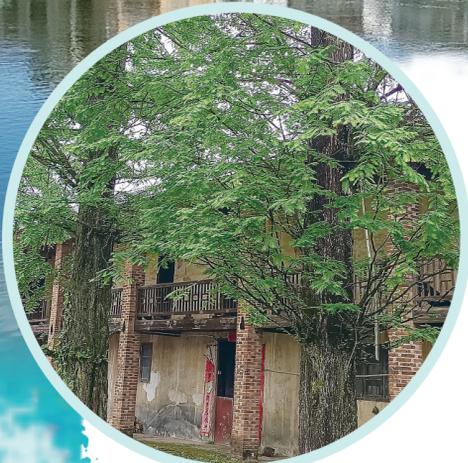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2022年7月13日 星期三 28823906



古木掩映下的原郇县“五七”千校校舍。

地名记忆

「平原千亩」看天坪

黄春平

真情

一碗米饭一个蛋

田莉

我很少能见到母亲做蛋炒饭。

平日里,当我醒来时,母亲已经把饭做好,端到桌上了。金黄的鸡蛋衬在米饭中,缀着火腿肠块,堆成小小的山尖,一缕缕的香气就像山上的云烟,悠悠地飘进我的鼻子里。美好的一天,便从舌尖上的鲜美开始。

当然,我偶尔是见过的。早起赶车,六点就睁开眼睛。母亲已经在厨房里,用炊具奏出了一段并不响亮却也不失丰富的交响曲。把食材备好,土鸡蛋、葱花、昨天的剩饭、蒜末,在油锅里烧熟后,倒入猪油,煎鸡蛋,翻面,切成小块,盛起来备用。倒入米饭,翻炒几下后,放入鸡蛋一起炒,不多时便做好了。

正因此,我常常觉得母亲和我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里。在我还处于黎明时分的懵懂时,母亲的时间已经进入了昂扬振奋的上午。而蛋炒饭就是让我步入母亲的时间的台阶,如一条温暖而香甜的通道。

事实上,母亲的手艺,是跟外婆学的。母亲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母鸡下的蛋全拿去换米,只有在母亲过生日时,才能吃到一碗金灿灿的蛋炒饭。到了那天,她就站在灶台前,一动不动,从外婆敲破鸡蛋开始,仔细地瞧着,看她如何将一碗米饭与一枚蛋变成一碗金灿灿的蛋炒饭。待到馥郁的香气迅速填满了灶台的每一条缝隙,母亲不顾烫手,把蛋炒饭端到桌上,大口快朵颐。或许母亲天资聪颖,只看了一次,就已经能独立做出蛋炒饭了。

如今,物质生活条件极大地丰富,无须为了一枚鸡蛋惹出一场哭闹,母亲甚至在院子里专为我散养了几只母鸡,留着下蛋。“土鸡蛋的营养价值高”,她很少喂,只让它们去草地上找虫子吃,而那些热乎乎鸡蛋似乎确实有着更鲜美的味道。在我快中考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一碗蛋炒饭,母亲还会多打一个鸡蛋。看着我吃完后满嘴油光的样子,母亲笑得像是一块鸡蛋饼,金灿灿的。

不过,上高中后,我突然变得挑食了,宁愿不吃饭,也不想吃蛋炒饭了。或许,是看着身边的同学早饭吃的都是汉堡、牛奶、煎饼、手抓饼之类的,而蛋炒饭太过普通了,于是我青春期的叛逆与攀比心理被隐隐地刺痛。母亲瞧出了点苗头,便对我说道:“你现在看不上的蛋炒饭,是我小时候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美食。”蛋炒饭从原料到做法,乃至滋味都很平凡,但正是这样的平凡,让它成了中国人的餐桌记忆中一枚共同的印章。从贫困到富强,蛋炒饭一路陪伴着人们,它不只是一碗饭,更是一种艰苦奋斗、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的象征。“你看它,金灿灿的,这是多美的颜色啊。”母亲深情地说道。我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那被我主动缩小的胃口终于重新张开。

成年后,走了更远的路,我才知道炒饭有很多品种,虾仁、咖喱、香菇肉丁等,它们让我的舌尖一次次获得愉悦的刺激。但能让我在忽然之间开始想念的,还是母亲做的蛋炒饭,它的味道远没有店里卖的鲜美,可它所承载的温情,却足以浸染进岁月的底色。

遗憾的是,我大学毕业没多久,母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我记不得哪一碗蛋炒饭是母亲最后一次做给我吃的,而在母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给自己做过蛋炒饭吃了。

母亲曾说,这世间的美味,有时只需要一碗米饭和一个鸡蛋。

我想,这世间的欢笑与泪水,有时,也只在一碗蛋炒饭之中。

天坪是炎陵县(即原郇县)霞阳镇的一个老村庄,古称千亩坪、天亩坪,意即平整开阔之地,古地名起源何时已无从考究,天坪这一称谓则是1950年由千亩坪更名而来。

千亩坪、天亩坪之称谓是有史料依据的。据炎陵唐氏族谱《塘婆院院记》载:炎陵“二都康乐乡多坪也。其中央诸原,平旷尤美,望之坦然而清秀者,千亩坪也。”炎陵《黄氏族谱》也有文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粤彬公率祖妣张孺人,不惮劳苦,逾越险阻,转粤省来郇邑,卜居于二都天亩坪堰塘下,创守立业。”如今,在天坪村还有一个叫千亩坪的村民小组。

炎陵县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两处汉文化遗址也均在天坪村,以木子坳遗址面积最大,达1000平方米,采集多为泥质灰陶、硬陶,另有刀、镞等石器。这也说明,天坪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人居历史久远的老村庄。

天坪村距炎陵县城约10公里,距炎帝陵约2公里,与原天坪茶场为邻,与观田洲、龙坑、霍家、西台村接壤,是原三河镇政府(2016年并入霞阳镇)、原县委“五七干校”所在地,村域总面积2.76平方公里,现辖千亩坪、印子下等12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438户、人口1500余人。民众姓氏有张、房、廖三大姓,以张姓为最,传统用语为客家话。

从建置沿革看,民国年间的千亩坪是康乐乡的一个村。1950年全县设4区48乡,千亩坪这一地名从官方文件中消失,代之以天坪,是时天坪乡属二区。1953年,天坪乡调整为天坪、垆坑两个乡,仍属二区。196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公社下辖大队,天坪大队属三河公社。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天坪村属三河乡。

“平原千亩,间有区滕封植之迹,似古画并遭制”,这是《炎陵初志》中对千亩坪的粗线条描绘和记述。在古籍中,千亩坪是一个荆棘遍地,缺水多石,贫瘠难耕的穷地方,也是炎陵少见的平坦开阔之地。清长沙人毛国翰(1772—1846)有《游千亩坪》诗云:“山田瘠易富,潜田肥易富。石田不可锄,弃置遂成荒。”

但当地老百姓为了生存,焚烧荆棘,垦荒造田,以竹引水灌溉,学习种植栽培,终年力耕不辍:“田家念衣食,力作忘艰辛。此邦勤树艺,原隰田畴。烧畲及坎坝,艾莫荆棘榛。疏泉落云窦,翠瓦通甬路。坳埔非一壤,刈获不伦。胡弦千亩地,竟成溪洞深。无乃自天荒,造物非不仁。岂无抱瓮力,灌溉穷崖根。”

因无水灌溉,清道光戊戌年(1838年),庠生周本錡出钱雇工开挖堰塘,凿洞疏源,引水轮灌,昔日的石田方有所收获。“倘看几粒熟,岁余多庆。遍野禾穗黄,平畴秋气新。人语隔篱落,烟火照四邻。喜闻今年丰,感感雨露匀。粒食自何世,永念初古人。”春华秋实,“天水田”终见“禾稼”,农家既感恩周本錡的大德,也感恩老天爷的“帮忙”,更不忘感恩发明五谷的炎帝神农氏。

如今,天坪交通便利,有水有田,有池有园,村民活动休闲场所和设施齐全。实行土地流转后,这里的大棚蔬菜、时令水果等生态农业方兴未艾,部分劳动力转移园区就业,成为亦工亦农新农民,昔日的穷地方已成为富庶之地。

“有女不嫁千亩坪”之说。

史料记载,1916年7月下旬,全县久旱不雨,溪坝断流,千亩坪、桐子园人畜饮水需从数里外的河里提取,耕地颗粒无收,民众多以草根树皮为食,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1965年11月,炎陵县委、县政府从全县调集7000多精壮劳动力,奋战两年时间建成河东渠道。渠道从上游鹿原镇黄石引水,途经20多公里,沿线灌溉面积3万余亩,昔日的“千亩坪”终于有了生存发展之水。此后,天坪百姓将这里的一个个小山包铲平,一片荒地变良田。

因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天坪在同治年间就开设了墟场,是三河范围内两大有一定影响的墟场之一、全县定期逢墟的9个墟场之一,成为聚集人流、集散物流之地。1958年集市贸易被限制,天坪墟关闭。现今,天坪墟场尚存交易遗迹。

天坪的人物也出了不少。林石珠是天坪人代代相传的厉害“角色”,《郇县志》也不惜笔墨叙之。

林石珠(1852—1930),字达美,天坪村备墩人。林幼时曾读三年私塾,后遭父命赴广东梅县师从林泰秋习武,又在江西永新参师。经十余年拜师学艺,练得一身超群武功。清朝同治九年(1870),林与郇县著名武师刘开剪、张邦德一起,以舞狮、贩盐、卖油为业,四处游走。

一次在十都万家祠舞千狮,连续7天,当地人还不让走。为谢东道盛情,林一手舞狮头,另一手托起门前石狮(约360斤),在祠堂内连走三圈。围观人群莫不咋舌,万氏族人厚礼相赠。一次去广东挑盐,夜宿石塘旅店,遭强人打劫。林先抓过为首者,即扼其手关节,然后又用烟杆一一拨开对方打来的柴棍,警告说:“你们如敢邪归正,断手我包医好。如继续逞强,叫你们都断手断脚。”为首者噤住众人,林便将其关节复位,当时即伸缩自如。强人惊愕离去。

光绪年间,他挑茶油去江西,经遂川县巾石镇,被一欺行霸市的店主低价强买。回来与刘、张商量后,又挑三担茶油前去,店主倒油时借口油质差,命一帮打手围攻。林、刘、张三人只只招,就将对方打得败走。临行前,林抱拳对店主说:“我家住郇县天子坟,小地名刘备墩,如有事前来找我。”店主果跨高手上门寻衅,扬言不打死林达美不回去。林在回避、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交手,将其抛在石阶上,并送跌打丸一粒,嘱其服用。但来人不听,将丸丢掉,结果死在半路。之后,对方又连续两次跨来打手取林性命,均被回身并死于路途。从此,林再不言打、不教打。1919年,相邻的全家村办“习武堂”,三次登门聘林掌教,均被婉言谢绝。晚年以行医为业,对贫病交困者从不收取药费。1930年病故,时年79岁。

如今,天坪交通便利,有水有田,有池有园,村民活动休闲场所和设施齐全。实行土地流转后,这里的大棚蔬菜、时令水果等生态农业方兴未艾,部分劳动力转移园区就业,成为亦工亦农新农民,昔日的穷地方已成为富庶之地。

“平旷尤美”的天坪风光。



旧事

故乡铺子

谢艳君

家里开个铺子,是我小时候一度梦想,也是我唯一游说过大人多次的事。我的理由很正能量:村里的人都会来买,可以赚很多钱,我也可以帮忙做事。

虽然想随心所欲吃零食的私心隐藏着密不透风,但取决于大人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于是,十二岁以前,村里的两家以老板名字命名的铺子成了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紫妹子铺子离家不远,商品全。刘相公铺子远,属邻村了,除了一点小零食就没有别的,但我读书每天经过,反而去得更多。

紫妹子铺子就是路边的一栋土屋,约二米高一组木货架架将屋隔成两半,背后摆张方桌,继续当堂屋用,前面再横一排玻璃柜,就是铺面了。村里人用得着的东西,这儿全有。扫坪的竹扫帚,扫屋里的掸扫帚,冬天下塘的长筒套鞋,装鱼的篾篓,墨绿色的农药喷雾器,钉筒楼板的长码钉,土黄色的挽成麻花状的箩索,一样样沉沉地摆在木架上。正中间的方格子里,大红大绿的夺目,那是老了人必用的寿被。所有东西毫无遮挡,一目了然。

高处的远处的东西,小孩子不关心。我进去,眼光只停留在玻璃柜台。柜台上溜过的玻璃坛子,各色花纸包的水果糖,黑亮的原味瓜子,白壳的奶油瓜子,鼓鼓囊囊的花生,扇薄的猫耳朵,白芝麻滚裹的兰花根,透出红辣椒木的口酥,吮着牙油光发亮的兰花豆,沾花生仁白厚片的冻米糕,一坛坛的色相诱惑,让我在有油渍和污痕的柜台边的目光瞬间洞穿了玻璃墙壁,封住的香味逗我口水偷咽。曾见过有流鼻涕的小毛孩一手拽着柜台木边,一手拽着娘的衣角,哭着要买,不买不离开的情景。这时,紫妹子会从水果糖坛子里挑一粒包装纸最破的,乖,不哭,你娘下次买,做娘的拉着妥协的孩子往外走,眼神歉意而无奈。幸好,每次帮大人买东西总会多出点零钱,让我带走其中一坛香。

老板娘紫妹子三十岁左右,爱笑,矮个子很丰满,像只乐哈哈的企鹅。大嗓门大门牙,能说话会道,操一口夹生腔,夹的是本地口音和城里口音,脆响而特

别。听大人说她是外来媳妇,娘家在靠城里的地方,嫁进来没两年就开了这铺子。顶针,棉线,香烟,电池,牙膏牙刷,鞋油鞋刷,光碟洗衣粉,马头肥皂,铅笔毛笔,墨水,本子,摆满玻璃柜。墙角两个黄陶缸,那是散装的酱油和辣椒酱,一黑一红的两个竹提子挂在墙上昭示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方正黄色彩盒的雪花香皂和牙膏盒一样的青春洗发膏。它们不同于零星的芬芳和长发飘飘的女孩图案都令我闻着心生欢喜。小小的我,第一次明白美丽和奇香无价,但能散发美丽和奇香的东东都价格不菲。我目不转睛的东张西望,引得老板娘热情的介绍,我将它们宝贝似的带回了家。



天坪村民服务中心